



以小景传大境的歌者

——评卢金玲《道轨边的芦花》

苏天真

优秀的往往不是天才，而是孜孜勤奋。卢金玲就是这样一位践行者。

我对卢金玲散文的阅读并不全面，而是最近读她的《道轨边的芦花》，大致了解她的写作状况。这本散文集既体现了她稳定而鲜明的写作风格，又在散文技艺上精益求精，字里行间的真诚与用心，令我感佩。这里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做些评析，看她如何写人间烟火，传天地大境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散文之路。

语言朴素温润的表达。卢金玲的散文语言，不高雕琢，不事铺张，以朴素、干净、温润为底色，如溪水潺潺，自然流淌，却于平淡中见韵味，于简洁中藏深情。她摒弃华丽辞藻的堆砌，不用晦涩隐喻的缠绕，只用日常口语化的表达，精准勾勒景物、描摹人事、传递心绪，形成了温润耐读、亲切可感的语言风格。

在《曲水流觞美绍兴》中，她写八字桥的生活气息：“一位老人从家里抱出棉被，细心地铺在古老的石桥栏上，晾晒着；那一刻，棉被托举的天空比后面层层叠叠的鱼鳞瓦还要踏实。”没有夸张修辞，没有刻意抒情，只一句平实叙述，便把古城的烟火温度写得真切动人。写木梨砭的山泉，“山泉水引到剖开的长毛竹上，再引流到一个大缸里，供行人清洗解乏，滴答滴答，缸里溢出的泉水又顺着山路而下”，白描勾勒，声响、形态、意趣俱全，读来如在眼前。她写亲情、写乡思、写旅途见闻，语言始终温和克制，却自带暖意。《小姊的梅花瓣》里，“小姊那两条美丽的麻花辫，在车窗边飘扬起来”，短短一句，藏着牵挂、思念与岁月深情。这种朴素温润的表达，让文字褪去浮华，贴近人心，既符合散文“真”的本质，又让读者在平易中获得审美慰藉，体现出作家对语言分寸的精准把握。

以小见大的叙事。以小见大是卢金玲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质。她善于从微小景致、寻常人事、细碎物件入手，以小景传大境，以小事显大义，把个人情思、地域文化、时代变迁、人生哲理，熔铸于具体可感的载体之中，实现“一粒沙里见世界，半瓣花上说人情”的艺术效果。

在《骆岗之勤》中，她没有宏大叙事合肥园博园的建设成就，而是从老机场的记忆、夏叔坐飞机的吹嘘、一棵老榉树撑起“米”字留白等小切口落笔，以旧机场的新生，折射城市发展生态理念的升级，以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舍”的哲思，升华土地与生命的主题。《古埂亭边遇榴花》里，一株黄色榴花、一阵风雨落花，牵出成长得失、生命沉淀的感悟：“雨打风吹榴花落，石榴树却越落越满，最终，在季节深处，光阴给了一切”，以一花之荣枯，道尽人生取舍与时光智慧。写绍兴，不从历史大处落笔，而以乌篷船、酒酿圆子、投醪河传说、市井问路等小细节，串联起文脉、风骨与烟火，让古城精神变得可触可感。她笔下的芦花、格桑花、月季、茴香，皆是寻常草木，却成为情感与哲思的媒介；铁轨、老街、古桥、栈道，皆是平凡物象，却承载乡愁记忆与时代印记。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，让散文避免空泛，落点扎实，意境开阔，真正做到“小切口、深挖掘、大境界”。

日常白描的文学价值。卢金玲深谙白描之妙，多用极简笔墨勾勒场景、刻画人物、捕捉细节，不渲染、不铺陈，却形神兼备，意蕴悠长。她的白描，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，忠于真实，归于本真，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与审美力量。

写木梨砭村民，“老洪两口子都是70多岁了，孩

子们出去打工求学，家里只老洪两口子在操持，平时忙忙田里地里，栽种些瓜果蔬菜”，寥寥数语，山民的勤劳本分、质朴安然跃然纸上。写焗汤老街，“青石街、砖木房、大戏院、老街，固守的老人，保留着空洞的形式，就没了鲜活的内容，断了炊烟的老街，只凭阳光，融化不了冰冷”，白描勾勒，老街的落寞与沧桑直击人心。写芜湖文友相聚，“70岁的毛粒子老师就很亢奋，提着个塑料袋，走起路来一阵风，声音比脚步更快”，极简几笔，人物的热情与活力呼之欲出。这种白描，不是简单复制生活，而是去粗取精，以最传神的细节定格瞬间，让日常场景拥有文学质感。它还原生活本貌，保留人间烟火，让散文扎根大地、贴近众生，既具备纪实的真诚，又拥有艺术的凝练，于平凡中发现诗意，于琐碎中提炼美好，彰显出日常书写的深度与重量。

真、朴、暖审美的底层逻辑。通读《道轨边的芦花》，真、朴、暖一以贯之，构成卢金玲散文最核心的审美底层逻辑，也是其作品动人的根本所在。真，是情感真、叙事真、所见所感皆出自本心；朴，是语言朴、选材朴、姿态朴，不矫饰、不张扬；暖，是意境暖、人心暖、传递向善向上的力量。

卢金玲以勤奋为笔，落笔于烟火之中，把寻常风景、平凡人事、细碎温情，酿成温润动人的散文篇章。《道轨边的芦花》如它的名字一般，朴素、轻盈、坚韧，于风中摇曳，传天地情味，人间烟火。她是一位以小景传大境的真诚歌者，不追喧哗，不逐浮华，只静静书写，把生活之美、人性之善、天地之境，缓缓道来。这样的散文，不惊艳，却耐读；不浓烈，却长久，在当下散文写作中，显得尤为珍贵，也让人期待她继续在文字的道路上，步履不停，佳作频出。

摇啊摇，幸福桥

李东生

美丽的巢湖之滨，蜿蜒的塘西河上，有一座温柔的吊桥，名叫幸福桥。走上去，一摇一晃的。桥在动，心也跟着动。仿佛这桥不是架在水上，而是悬在心跳的节拍里。

塘西河也叫塘西河公园。如果说塘西河公园像是一条翡翠项链，那么幸福桥就是镶嵌在这条项链上的宝石。

侧身桥上，向东望，桥身托起晨曦，迎接每一个蓬勃的日出；向西看，桥栏挽住落日，与晚霞共饮每一道余晖。无论日出日落、风来雨去，桥都在那里不言不语，快乐地把一整天的温馨和满足收进自己的绳索、木板和桥墩里，再一点一点，还给它身下的河水和身边的花草树木。

河水静悄悄，倒映着桥的影子。桥晃，那影子也跟着晃；水皱，桥亦起皱。桥和水共同把“幸福”两个字掰开了揉碎了又拼起来，填进你的情绪里。

你或许不知道这座桥。但你一定知道霸都合肥，知道合肥的滨湖新区。这座桥是这个新区的见证者，它与滨湖新区一起，共同记录并参与了合肥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你或许没有到过这座桥，虽然它没有“天堑变通途”那样壮观，没有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那样富有诗意，但如果你来过，你一定能看到“一桥飞架南北”的英姿，看得见“隐隐飞桥隔野烟”的真实与朦胧，感受到“玉人何处教吹箫”的惬意与浪漫。我常常于傍晚时分在这座桥上驻足留连。

那是一个安静的傍晚，幸福桥美得让人几乎忘了呼吸。金乌正在收拢它的羽毛，后羿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胭脂，对着天边手舞足蹈，惹得半边天像醉酒的嫦娥忘情地偷笑。河水把这笑接住，捧向波心深处，岸上一些人发出惊奇的尖叫，那叫声回荡在桥的周身，融入水中的倒影，幻化成童话般的歌谣。

桥的那一头，唐寅醉卧过的浅草里，掩着游人的衣袂。溶溶河水铺开春天的平仄，也漫过被那些唐诗宋词浸润的黄昏。制氧水车翻飞着蝉翼般的白帘，如摇动的转经筒，在叶轮间剥落，一片一片，轻得像仓央

嘉措的《那一世》。不远处，金色的沙滩泛着七彩的光，连同桥栏、绳索、岸边的树木及其水中的倒影，一起汇成“大象无形”般曼妙风景。

一位水上清洁工撑着小船扬起网兜——他想捞住那一溜快要滑走的金光，却根本没去想明天的夕阳是否还像今天这样斑斓、这样闪亮、这样吉祥。

这个时间到这里的人很多，有脚步不紧不慢、手里拎着包的上班族，有三三两两结伴、悠闲自在散步党，有走走停停、边走边望、嗑着瓜子、牵着小狗的遛湾派，有一身短装、小步慢跑的运动达人，有衣着华丽、扎着马尾一甩一甩的美丽女郎，还有正在桥头架音响，准备K歌、放飞自我的音乐发烧友……

到这里来的人往往都自觉不自觉地往桥上走一走，摇一摇、晃一晃。也许是这样的晚景见得多了，这些人并没有多在意，大有一种“日暮行人桥上望，不知身在画图中”的意味。但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恰恰诠释了这座桥的名字。

桥的另一边，不少人举起手机，脸上的笑比天边的晚霞还要俏。我也调好手机摄影模式，试图用快门去抓拍下这份“无限好”，把它与王维的“夕阳苍翠忽成岚”对照，再去刘梦得和白乐天的千古“赠酬”佳话里寻找切合这个时宜的韵脚。

当金乌的羽毛完全收拢，一钩新月清晰在头顶，我不由得想到此情此景，刘欢的那首《弯弯的月亮》是多么的贴近。然而，这还不是我想要的，我想要的是把卞之琳那首著名的《断章》写进我的取景框——

你在桥上看风景，
看风景的人在远处看你。
夕阳装饰了你的天空，
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

作家毕淑敏说：“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，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。幸福是一种心灵的震颤。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，需要不断的训练。”所以，来吧，朋友！有空不妨来塘西河幸福桥走一走、摇一摇，桥在动，心也会跟着动。这份心动，就是你幸福的体验。

合肥四题

许厚今

鸕鸕天·园博园

昔岁银鹰起碧天，今朝园博焕新颜。
百花竞放三时绚，九域同游一日闲。
湖水秀，草坪宽。蘑菇彩塔立风前。
七星柱揽云空月，城市之窗展史篇。

鸕鸕天·岸上草原

丘坵毗连巴草凉，芝樱气息浸东风。
一汪碧水观蒙岛，十里芳堤接饮虹。
野帐簇，宝车融。纸鸢飘曳满晴空。
春深踏赏巢湖绿，醉共游人入画中。

鸕鸕天·合肥三河古镇

鹊渚廊桥跨碧泓，橹船俚曲唱新声。
一人巷驻先贤迹，三县桥连厚土情。
穿市陌，过风亭。凭高塔阁望湖平。
戏台庐韵行云远，酒肆分香笑语盈。

鸕鸕天·长临河古镇

丁字长街枕古津，拱桥花木送迎春。
百年邮局流光寄，千面商廛故貌陈。
湖似镜，塔如樽。六家吸掩粉墙群。
联圩湿地天鹅聚，四顶朝霞照四垠。